

# 论狄更斯小说的狂欢化特征及狂欢精神

刘白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1; 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湘潭, 411201)

**摘要:**狄更斯在创作过程中, 不断超越自我、消解精英意识、颠覆既成叙述模式和传统审美原则, 其小说打破了等级制度对人们行为、语言、姿态、思维方式等各方面的束缚, 具有强烈的狂欢化色彩。狂欢式场景、狂欢化语言风格、狂欢化人物形象等狂欢要素在其作品中屡见不鲜。通过狂欢化的描写和狂欢式的世界感受, 狄更斯全面讽刺、揶揄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现实, 艺术地展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阴暗面, 同时体现出作者对当时社会问题的关注, 寄托了作者对自由、平等生活的向往以及对理想社会的追求。

**关键词:**19世纪欧洲文学; 现实主义作家; 狄更斯; 《荒凉山庄》; 巴赫金; 狂欢化; 狂欢精神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0)04-0132-05

查尔斯·狄更斯是19世纪英国重要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之一。多年来, 学术界多关注其作品对社会的揭露与批判, 或者研究其小说对人性的关注和探索, 或者研究其作品的人物特点和类型, 或者研究作者创作的艺术特点等等。批评方法的多样性, 切入角度的多元化凸显了狄更斯小说自身的文本张力和艺术内涵。20世纪兴起的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理论, 在西方文论界产生了重大反响, 也为我们重新解读狄更斯小说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在狄更斯的文本中也渗透着浓烈的狂欢化色彩, 体现出“狂欢式的世界感受”。

美国学者伯高·帕特里奇认为狂欢在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 是自然性与文化性、兽性与人性之间的彼此消长。弗洛伊德的本能宣泄理论, 美国“人本心理学之父”马斯洛的高峰体验理论, 也从不同侧面触及狂欢的相关特征, 这些都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巴赫金的狂欢理论。相对于弗洛伊德、马斯洛和帕特里奇的理论, 巴赫金对狂欢发生学的考察视野更开阔, 现实性更强。他明确将狂欢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考察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狂欢现象与形态。按照巴赫金的理论阐释, 文学狂欢化最初应源于西方“狂欢节”之类的民间节庆活动, 如圣诞节、复活节、愚人节、万圣节等, 也包括我们日常生活中具有狂欢因子的一些活动, 如婚丧嫁娶的礼仪或庆典。在西方, 狂欢节是一种不同于官方活动的特殊社会群体活动, 它具有打破现实社会一切等级秩序、提倡众生平等喧哗的特点。在“狂欢中,

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相互关系, 通过具体感性的形式、半现实半游戏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关系同非狂欢式生活中强大的社会等级关系恰恰相反。人的行为、姿态、语言从在非狂欢式生活里完全左右人们一切的种种等级地位(阶层、官衔、年龄、财产状况)中解放出来……”<sup>[1](176)</sup>巴赫金指出:“狂欢式转为文学语言,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狂欢化。”<sup>[2](161)</sup>他把狂欢节的一整套形式及其所体现的世界感受转化为文学语言。狂欢式节庆活动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 促使我们关注狂欢节引发的狂欢精神。借助狂欢化思维对具体文本进行分析, 可以看到许多深层的、潜藏的内涵。狄更斯在创作过程中, 不断超越自我, 消解精英意识、颠覆既成叙述模式和传统审美原则, 使其作品具有强烈的狂欢化色彩。狂欢式场景、狂欢化语言风格、狂欢化人物形象等狂欢要素在其作品中屡见不鲜。

## 一、狂欢式场景

狂欢节演出的基本活动舞台是广场, 狂欢节也进入民房, 它只受时间的限制而不受空间的限制。广场是全民性的象征。巴赫金认为, 广场具有两重性, 一个是随便亲昵交际和表演的狂欢广场, 另一个就是作为情节发展的场所, “就连其他活动场所(当然是情节

收稿日期: 2010-03-02; 修回日期: 2010-04-18

作者简介: 刘白(1981-), 女, 湖南永州人, 湖南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研究生, 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 英美文学。

上和现实中都可能出现的场所),只要能成为形形色色相聚和交际的地方,例如大街、小酒馆、道路、澡堂、船上甲板等等,都会增添一种狂欢广场的意味。<sup>[2](169)</sup>在这种生活中,人们可以尽情放纵自我,宣泄欲望,任由本能驱使,充满了生命的快乐和原始生命激情。狄更斯笔下的狂欢化场景丰富多彩:有的滑稽逗乐,有的反映家庭的温馨,有的体现人最原始的本能和反抗等。

小说《匹克威克外传》中,匹克威克社召开全体社员大会,匹克威克就发现宝石一事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并对铭文的意义作了种种天才而博学的推测。一位高明的艺术家把刻在石头上的珍物作了一幅忠实的写生画,送到皇家考古学会和其他学术团体去鉴定。大家围绕石头展开激烈的论争,引发了一场无人不知的科学论战——匹克威克论战。论争的场景让读者忍俊不禁,其实所谓的宝石就是最普通不过的石头而已。小说中无数的充满乐观滑稽的场景也充分体现了作者青年时代的乐观主义哲学法则。

巴赫金指出:“狂欢节没有演员和观众之分”,“在狂欢节上,人们不是袖手旁观,而是生活在其中,而且是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其中,因为从其观念上说,它是全民的。”<sup>[3](8)</sup>在狂欢节中,人与人之间没有了等级、性别、财产等的距离,从而产生一种乌托邦式的人际关系,相互间显得随和而亲昵。小说《雾都孤儿》中,主人公奥列佛历经波折,在梅里小姐的帮助下,终于与布朗劳先生一家在斯特伦区克雷文街的一间房子里团聚。这个团聚场所就构成了一个狂欢化的广场表演。在这个狂欢化的广场中,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参与者,都尽情地享受着这一狂欢化广场带给自己的乐趣。布朗劳先生、罗斯小姐称赞着奥列佛的真诚善良,享受着奥列佛带给他们的精神享受,而奥列佛本人也在这个狂欢化的广场中充分享受久违的关爱和家庭的温暖。小说中描写多个这样具有狂欢意味的场面,如奥列佛生活在梅里小姐的乡村别墅,每晚陪同梅里太太和小姐进行的愉快而平静的散步;奥列佛享受布朗劳先生和贝德温太太的关心,和他们玩一种叫“克立别集”的纸牌等等,通过这样一个个狂欢化广场的展示,让读者更深刻地了解到奥列佛在上层社会中所受到的欢迎以及彼此之间的平等。

在狂欢节日里,常常有辱骂、殴打“国王”的仪式,它象征着对权威、王权的蔑视与反抗,体现出一种交替和颠覆的精神。狄更斯在其两部历史小说中就充分渗透了这种狂欢化精神,出现了下层民众反抗“国王”,给王权进行“脱冕”的狂欢场面。《巴拉比·拉奇》中的戈登起义,《双城记》中的人民攻占巴士底狱等。对

于大革命的描述,作者笔锋锐利,他描写群众疯狂的骚乱、雅各宾党人的恐怖及大革命的残酷和无理性。革命中的“男人们怒气冲冲,恨不得要杀人,妇女们的那股狂劲,最大胆的人见了也会心惊胆寒。她们扔下孩子,扔下缩在地上光秃秃的老人、病人,发出最粗野的吼叫,发出最狂野的举动,达到发狂的地步”。<sup>[4](307)</sup>小说中得伐石太太成为疯狂的复仇女神,带领几十个妇女把侯爵的府邸烧成灰烬,“疯狂的火焰中,从地府里径直吹来了一股炽热的狂风,像要把大厦吹跑。随着火起火落,石头露出备受煎熬的表情。一会儿,又从浓烟中显露出来了,就像残忍的侯爵面孔,正在受着火刑,在与火抗争着。”<sup>[4](319)</sup>“疯颠”是狂欢节日的典型形象。得伐石太太仿佛就是火国里的“皇后”,她那种大仇得报后陶醉的“疯颠”状态,是节庆性的“疯颠”。

巴赫金认为,狂欢节上“火”的形象带有深刻的两重性:既毁灭世界又更新世界。在小说中,“火”的形象同样具有狂欢的性质。“火”对侯爵府邸的焚烧,既是对封建王权旧秩序的颠覆,又是世界新秩序的开始。作恶多端的封建贵族的毁灭又是下层平民过上自由、欢乐生活的开始。因此,城堡刚焚烧坍塌,大众就开始了狂欢庆贺。这帮封建贵族是封建“王权”的代表,围攻侯爵府邸实际上矛头直指“实际”的“国王”,这是下层平民对上层权贵的反抗与“脱冕”。

在狄更斯小说中,还描写了很多具有狂欢化特征的广场,如《荒凉山庄》中埃丝特的法律办事员格皮与他两位法律界朋友的筵席场面;《雾都孤儿》中贼窟头子费金临死的场面等等。通过这些狂欢化广场的描写,狄更斯寄托了他对下层人民遭受压迫的同情,表达了人们渴望摆脱英国政治的束缚,求得政治自由、思想民主,过着“狂欢广场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sup>[2](170)</sup>的愿望。

## 二、狂欢化的语言风格

在巴赫金看来,语言具有世界观的意义:“语言,这是世界观,它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社会性的,它们决不能脱离生活实际和阶级斗争的实际,它渗透着评价的理论体系。因此每一件物品、每一个概念、每一种观点、每一种评价、甚至每一种语调,实际上无不在语言的世界观的交叉点上体现出来,无不参加到紧张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去。”<sup>[3](547)</sup>巴赫金把与官方的规范、严肃、单一语言相对的语言称为广场语言,它包括夸张、反讽、插科打诨、双关语等等。狄更斯是运用语言的天才,其幽默的风格在19世纪英国作家

中堪称“极限”，小说语言有着相当明显的狂欢化色彩。其作品中词汇量之大，所属关联域之驳杂，语法秩序之杂乱，是语言学家难以用规范、理性的语法规则来进行解析的。赵炎秋曾指出幽默是狄更斯小说魅力的重要源泉。狄更斯的幽默与拉伯雷的嬉笑怒骂、斯威夫特的冷峻嘲讽不同，他的幽默往往“同滑稽与讽刺结伴”<sup>[5](319)</sup>。狄更斯小说的语言风格，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 1. 极致的夸张和反讽

很多作家进入创作的巅峰状态时，语言汪洋恣肆，叙述者沉浸于自我世界中，达到了酒神般的迷狂状态。在《雾都孤儿》，为了表达对看管贫民习艺所孤儿的老婆子克扣份额的愤怒，狄更斯这样写道：“一位实验哲学家的伟大理论是马儿无草亦能活，他直接做了实践，以身作则，把自己一匹马的口粮逐渐减少到一天一根干草，不用问，他能把他训成一匹不用吃草的烈性骏马，但可惜的是，在第一次享用全由空气构成的美食之前的二十四小时，马儿就一命呜呼了。”<sup>[6](4-5)</sup> 针对贫民习艺所对孤儿的残酷表现，作者幽默夸张的铺陈带有深刻的讽刺意味。在《双城记》中也有类似的描写，作者貌似夸张的笔触包含辛辣的讽刺。在写到大革命时期那沾满血迹、让人胆寒的断头台时，狄更斯发表这样的评论：“它是治疗头痛的特效药，它防止头发变白绝对有效，它能使面色特别白嫩，它是国家牌剃刀，能把一切剃得一干二净。”作为一种修辞格，反讽是指“说与本意相反的事”，“言在此而意在彼”，“为责备而褒扬，或者为褒扬而责备”和“进行嘲笑和戏弄”<sup>[7](23)</sup>。在狄更斯作品中，这种带着夸张嘲讽意味的语言形式随处可见。

### 2. 悖反意象的并置和比喻

狄更斯经常把真假、崇高、美丑对立的两种事物并置起来进行审美观照，以对语言成规有意无意的破坏，颠覆传统的语法规则和审美原则，并将习用的语言符号进行新的组织，重构出语义世界自成逻辑的内在秩序，建立起新的语法和审美准则。

《荒凉山庄》被引用率最高的一段文字就是开头处对伦敦浓雾的描写：“伦敦。无情的十一月天气。满街泥泞，好像洪水刚从大地退去，如果这时遇到一条四十来英尺长的斑龙，像一只庞大的蜥蜴似的，摇摇摆摆爬上荷尔蓬山，那也不足为奇。煤烟从烟囱顶上纷纷飘落，化作一阵黑色的毛毛雨，其中夹杂着一片片煤屑，像鹅毛大雪似的，人们也许会认为这是为死去的太阳致哀哩。……到处是雾。”<sup>[8](4-5)</sup>在这段文字中，狄更斯这种把粗俗事物与高尚事物并置，使高尚事物降格的方法，就是巴赫金所说的贬低化手法。狄

更斯通过粗鄙化叙述将斑龙、雾雨、大雪、太阳等美好事物降格到蜥蜴、煤烟、煤屑、死亡等。在秩序化的观念体系中，这种强硬对比有悖于审美规范，但狄更斯却以它们来抵抗理性的异化与束缚，从而转变了读者的审美心理定势和传统阅读期待视野。英国当代批评家约翰·格劳斯这样评论：“(他的创作)首先给我们以深刻印象的是精确的观察，惊人的明喻，丰茂的描述，详尽的绣饰，凡此等等洋洋洒洒地堆集起来……”<sup>[9](242)</sup>

此外，狄更斯善于使用大量的比喻形成狂欢化的效果。如《匹克威克外传》中说斯诺德格拉斯“一滴眼泪在他那感伤的眼帘上颤抖，好象一滴雨水挂在窗户框上”。这种不伦不类的比喻一下子便破坏了自比文人骚客的斯诺德格拉斯所制造的感伤气氛，取得喜剧效果。

### 3. 插科打诨

插科打诨是狂欢式世界感受的一个特殊的范式。在狂欢节中，人们的行为姿态和语言，可以完全摆脱阶级、官衔、年龄、财产等形成的一切等级地位的束缚。滑稽怪诞的动作、傻里傻气而逗人发笑的话语，从非狂欢式的普通生活来看，变得插科打诨而不得体。巴赫金认为，插科打诨在人们事业和事件不可动摇的正面(体面)进程中打开了缺口，使人摆脱既有话语规范和成由，说出不得体的话。

《匹克威克外传》中的萨姆大字不识几个，连给心爱的姑娘写信都很为难。可是他说话时却偏要装作妙语珠联，喜用歇后语。他要匹克威克先生干脆地说出雇佣他的条件时，便说：“就像儿子吞了铜板，老子对他说——把它吐出来吧。”这些插科打诨的诙谐语言给小说增添了不少狂欢的气氛。

### 4. 双关语

狄更斯极爱用双关语，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但有机会定会抓住双关这个语言游戏好好玩弄一番。在用双关语的时候，再无所谓阶级的高贵与低贱，用词的典雅与粗俗的区别。

小说《匹克威克外传》中，当匹克威克的三位朋友探监时，山姆对他们说，他已经是个犯人，被监禁了。山姆说：“I'm a prisoner, gen'l'm'n. Con-fined, as the lade said.” Confined意思是“被监禁了”，可是山姆偏偏又加了as the lady said(就象妇女们所说的那样)。这样confined就变成了“坐月子”了。在魏勒先生和匹克威克的对话中，当谈到各种食物时，魏勒先生提到舌头，他说：“Tongue; well that is a wery good thing when it an't a woman's.”(“是啊!只要不是长舌妇的舌头，舌头倒是挺不错的。”)

《雾都孤儿》中的“board”一语双关，体现了作者高超的语言技巧。原文中 board 有着双重语义：① 木板；② 委员会、董事会。初到贫民习艺所，奥立弗搞不清楚究竟“活的理事会”(alive board) 是怎么回事，当班布尔说“向理事会(board) 鞠躬”，奥立弗抹去了噙在眼眶里的两三颗泪珠，看见前面只有一张桌子，没有木板(board)，便向桌子鞠了一躬。赵明指出，使用“board”这一双关语，不仅仅是一种轻松的插科打诨，也不是一种文字游戏，而是通过双关语的妙用来达到讽刺挖苦和鞭挞的效果<sup>[10](130-36)</sup>。

在狂欢化诗学看来，所有广场式的语言并不是简单的贬低，而具有深刻的世界观意义。狄更斯大量使用了反讽、夸张、插科打诨、双关语等狂欢节语言和体裁，创造了那种欢欣愉悦、无所畏惧、坦白直率的狂欢气氛。这些语言的一切形式和象征都洋溢着交替和更新的激情，充溢着对占统治地位的真理和权威的可笑的相对性意识，对官方正统权威的语言规范产生了强烈的、颠覆性的影响。

### 三、狂欢化人物形象

在狂欢化文学中，有一群特殊的边缘人物，他们以狂欢的眼光观察世界，以颠倒的视角审视现实人生，在非理性视野的观照下，能窥见他人所不能见的世界，触及中心人物所未能及的新领域，这就是小丑、傻瓜、骗子等形象。狄更斯笔下的许多人物形象都具有强烈的夸张性，或在外貌形态上，或在思想行为上，或在情感性格上，表现出独特的、与常人不同的存在方式，如《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中向尼克尔贝太太求婚的疯老头、《大卫·科波菲尔》中大智若愚的狄克和性情古怪的贝西姨妈、《艰难时世》中那个有罗马似的大鼻子且从楼顶飞到楼下不喘气的斯巴塞夫人、《荒凉山庄》中的斯莫尔维德奶奶、《小杜丽》中的马夏尔西监狱之父等。他们构成了狄更斯人物画廊中的另类存在，成为承担不同文化意义和文本意义的物质载体。赵炎秋对狄更斯小说中的变态人物进行了系统研究，指出狄更斯笔下的怪人可分为“生理上的怪，性格行为上的怪，一般意义上的古怪”<sup>[5](232-239)</sup>。笔者认为狄更斯小说中的小丑形象也可分为以下三类：

#### 1. 生理上的小丑形象

《雾都孤儿》中把奥列佛领进贼窟的道金斯先生就是具有狂欢特征的人物，小说这样描述他的出场：“他长着一个狮子鼻，额头扁平，其貌不扬。按年龄来说，他个子偏小：一对罗圈腿，一双鼠目尖利而令人

讨厌。他的帽子随意戴在头顶，随时都有掉落的可能。他把袖口翻到肘窝里，让一双手露在袖子外面，这终极目的显然是为了把它们插进灯芯绒裤子的口袋。总之，这是一位装腔作势，好拿架子的小绅士。”<sup>[6](54)</sup>

《大卫·科波菲尔》中的希普，“他那好像被烧掉了睫毛似的红眼睛，随呼吸一下一下抽动的鼻孔里面的那道凹痕，全身从头到脚跟蛇一样蠕动，张大个嘴跟个油筒似的。”<sup>[11](445)</sup>朵拉的两个姑母“都生有又亮又圆的闪动的小眼睛，像鸟的眼睛一般。纵观全体，她们也未见得不像鸟；她们都具有锋利的敏捷的突然的态度，象金丝雀。”<sup>[11](601)</sup>再如《老古玩店》中的奎尔普，长相丑陋，像一条伸出舌头的狗，能吃带壳的鸡蛋，喝滚烫的茶。这种把人的世界还原为动物世界，把人的本性、等级森严的人类规则与动物世界进行比拟的写法为作家进行意味深长的主旨言说提供了叙事的便利，并且各种人物都有一种与本性相关联的兽类相对应，兽与人身份地位的恰当搭配，传达了作者对人物所持的态度，达到了反讽的效果。

#### 2. 行为表现上的小丑形象

在早期作品中，最受嘲弄的小丑要数《马丁·朱述尔维特》中的俾克斯涅夫。在作品中，狄更斯以嬉笑怒骂的笔触酣畅淋漓地嘲弄了这个伪君子。《荒凉山庄》中唯一能与俾克斯涅夫相媲美、得到充分表现的丑角，恐怕就是“假孩子”斯金泼先生。这个上了年纪的年轻人自夸保持着俗世间难得的童真，并常不失时机地炫耀自己的两个弱点：既没有时间观念，也没有金钱观念。若遇到需要他履行一个公民义务的场所，他就巧舌如簧，用荒谬得让人无从辩驳的歪理搪塞过去。以他对付债主的本领为例。斯金泼生活享受方面品味很高，常常享用最好的肉类和新鲜的进口水果，由于无所事事，无钱支付账单，当肉店老板来抱怨他为什么一概赊账还要春羔羊肉这样的奢侈品时，他故作天真地答道：“因为我喜欢春羔羊肉呀！”老板无奈，说要是当初卖肉时也学着他这一套就好了。斯金泼却惊讶道：“你那样说怎么行呀！那可是办不到！你有羊肉，我可是没有钱。你不能真有给肉的意思却不给，可是我就能，我真有付钱的意思而又没法付给你！”<sup>[8](268)</sup>后来，这个纯真得纤尘不染的孩子为了五英镑而做出出卖朋友的受贿丑事，在被人责问之时，他坦然道：“谁也不能使我受贿呀！我并不认为金钱有什么价值，我对它根本不重视，不理解，不需要，不储存——它一到我手里，就转给了别人。我怎能受贿呢？”<sup>[8](1058)</sup>对这样的人物，狄更斯自然是不吝批评的，但是我们也看到，他并没有一脸严肃地叱责，而是竭尽全力把可鄙可耻之事中有趣的一面挖掘再现出来。

狄更斯的幽默讽刺来自对人类可笑滑稽之处的捕捉和玩赏。

### 3. 性格上的小丑形象

狄更斯最擅长也最热衷刻画的形象则是性格上有着某种怪癖的人物形象。《远大前程》中因被人抛弃而终生仇恨男人的郝薇香小姐、《大卫·科波菲尔》中和驴子有着深仇大恨的贝西姨婆、《小杜丽》中为惩罚自己十二年不迈出房门一步的克林南姆夫人、《艰难时世》中只讲事实不讲情感和想象的葛擂硬、《荒凉山庄》中一心关注自己鞭长莫及的非州事务却把家庭孩子弄得一团糟的杰利比太太等等。这类有着古怪性情的小丑形象几乎存在于狄更斯的每部作品中。

狄更斯塑造的人物形象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其狂欢特性并非与巴赫金所钟爱的形象完全吻合，如果那样，狄更斯也就失去了自己的独创性。“狄更斯式”狂欢人物具有较深刻的象征意义，他在张扬生命欲望自然属性的同时深刻地揭示了人物更高层次上的社会属性，融入了对现实的忧虑、对社会的思考和对人性丑恶的批判。

巴赫金通过“狂欢化诗学”理论对人类的存在拓展了一个审美的生存空间：自由地交往和对话。他对文学的所有言说都展现出交往和对话的精神意蕴。如果说文学在想象中改造现实生活，那么，巴赫金期望文学真正成为人类得以“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在文学的世界里，人类能够平等而自由地交往，让受现实挤压的心灵得以自由地舒展，从而减轻人类的生存压迫，在心灵得到休憩之后，人类重新面对未来的生活。纵观狄更斯的全部文学作品，可以看出其不断反拨传统，走向狂欢叙事的过程。小说内容庞杂丰富，以颠倒常规、严肃的等级生活的狂欢叙事风格来释放生命的激情，宣泄生命的能量，对封建贵族和统治阶级的世界观提出挑战，对他们的权威充满不敬。在早期小说《博兹特写集》和《匹克威克外传》中，作者通过戏谑滑稽的描写来冲淡社会的阴暗面；在《雾都孤儿》中，作者用幽默风趣的语言批评了当时英国贫民法，同时鲜明描绘了犯罪世界的真实图画；在《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中，作者通过对小说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严格区分来体现善与恶的斗争，从而指出正确的教育是反对社会罪恶的最有效方法；在讽刺的光辉典范之作——《艰难时世》中，作者继续以往的幽默诙谐风格揭穿马尔萨斯学说和功利主义者鼓吹的“事实哲学”的虚伪性；在《荒凉山庄》中，作者嘲笑地把大法官法庭表现为一部在破坏力量和冷酷无情方面都是极端可怕的机器，辛辣地讽刺“英国民主化政治下的腐败现象”<sup>[12](67-70)</sup>。诙谐引领我们通往狂欢之路，诙谐的原

则是狂欢节仪式的组织原则，没有诙谐就没有狂欢意识所需要的快感。狄更斯借助诙谐对严肃性进行解构，最大限度地激发了生命的潜能，突破禁忌，进入到一个无拘无束的自由境地。诗性的诙谐蕴含着“人的解放”的精神主旨，呈现为一种狂欢的姿态。

狄更斯小说打破了等级制度对人们行为、语言、姿态、思维方式等各方面的束缚，这种对既成秩序进行反叛与颠覆的精神是狂欢化文学重要的精神体现。狄更斯以洞察世界的锐利眼光，通过狂欢式的描写和狂欢式的世界感受，全面讽刺、揶揄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现实，艺术地展现特定历史时期社会阴暗面。正是通过文学的狂欢节化，体现出作者对当时社会问题的关注，对平等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向往，寄托了作者对自由、平等生活的向往以及对理想社会的追求。

### 参考文献：

- [1] 巴赫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2.
- [2] 巴赫金. 诗学与访谈[M]. 白春仁, 顾亚铃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88.
- [3] 巴赫金. 拉伯雷研究[M]. 李兆林, 夏忠宪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 [4] Dickens, Charles. A Tale Of Two Cities[M]. Penguin Classics, 1985.
- [5] 赵炎秋. 狄更斯长篇小说研究[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6.
- [6] Dickens, Charles. Oliver Twist[M]. London: Bantam Books, 1981.
- [7] D.C.米克. 论反讽[M]. 周发祥译, 北京: 昆仑出版社, 1992.
- [8] 狄更斯. 荒凉山庄[M]. 黄邦杰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
- [9] 哈罗德·布鲁姆. 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M]. 江宁康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5.
- [10] 赵明. 外谐内庄 意韵无穷——雾都孤儿中 Board 语义双关评析[J].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 2008(3): 130-136.
- [11] 狄更斯. 大卫·科波菲尔[M]. 庄绎传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 [12] 张怀印. 19世纪英国治理选举舞弊现象的法规制及其借鉴[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2): 67-70.

(下转 140 页)